

中國藝術

李 零



人民中国出版社

中國美術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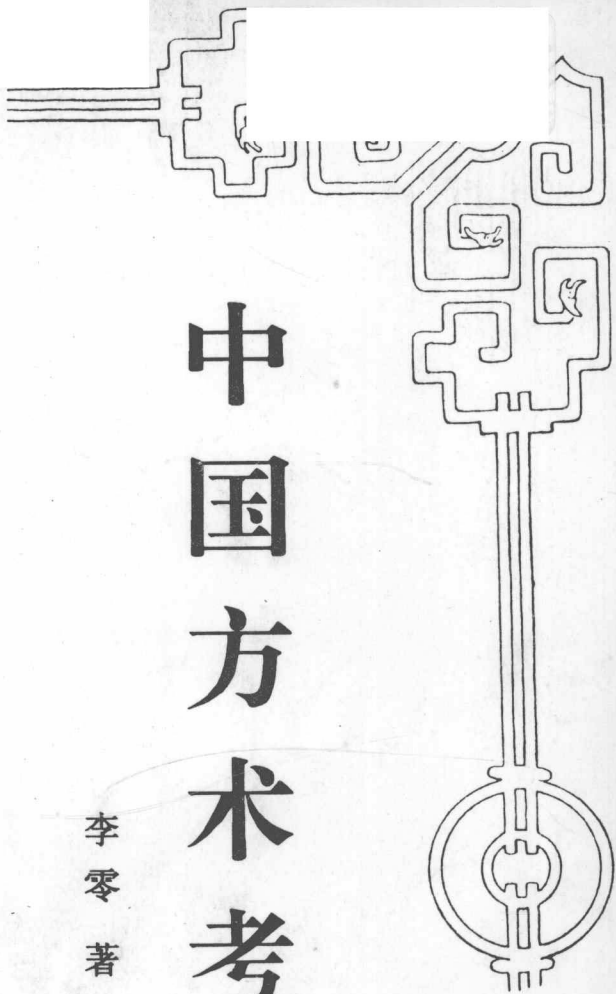
第一卷



LEUNG

中国方术考

李零 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

211
目录(续)

(京)新登字 133 号

责任编辑: 韩 勃

封面设计: 李 零

Chapter 7: Researches on the Mawangdui Texts on the Art of the Bedchamber 356
1.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and Extant Primary Sources 357
2. Summaries of the Mawangdui Texts 368
3. The Terminology Employed in the Mawangdui Texts 378
4. A Comparison of the "Suan Misou" and Excerpts from the "Fanqin" 392
5. The Art of the Bedchamber and Chinese Culture 399

Chapter 8: Redefining the Term Zu and Related Matters 403
1. Redefining Zu: Worship of the Phallus, or "Cunpu" (Dildo) 403
2. Phantascences in Texts on the Art of the Bedchamber 424

中国方术考

李 零著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电话: 832 486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1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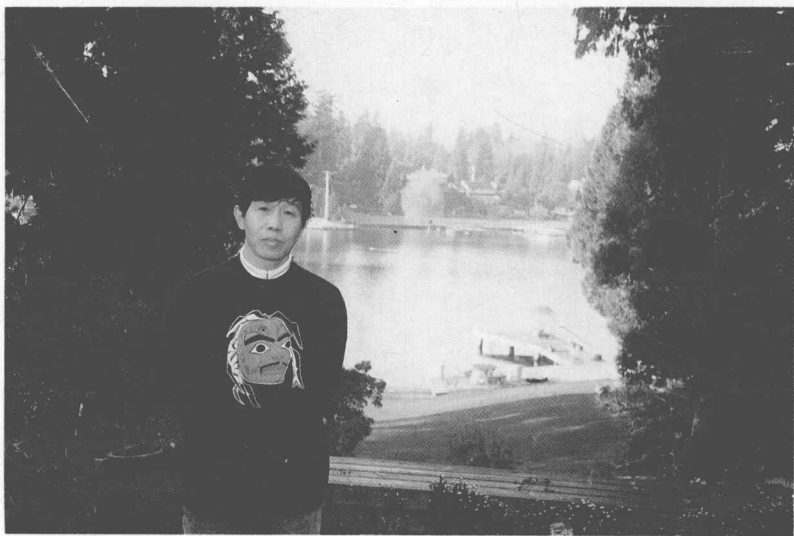
850×1168 32开 16.625印张 图版8幅 插图90幅 360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65-132-0/G·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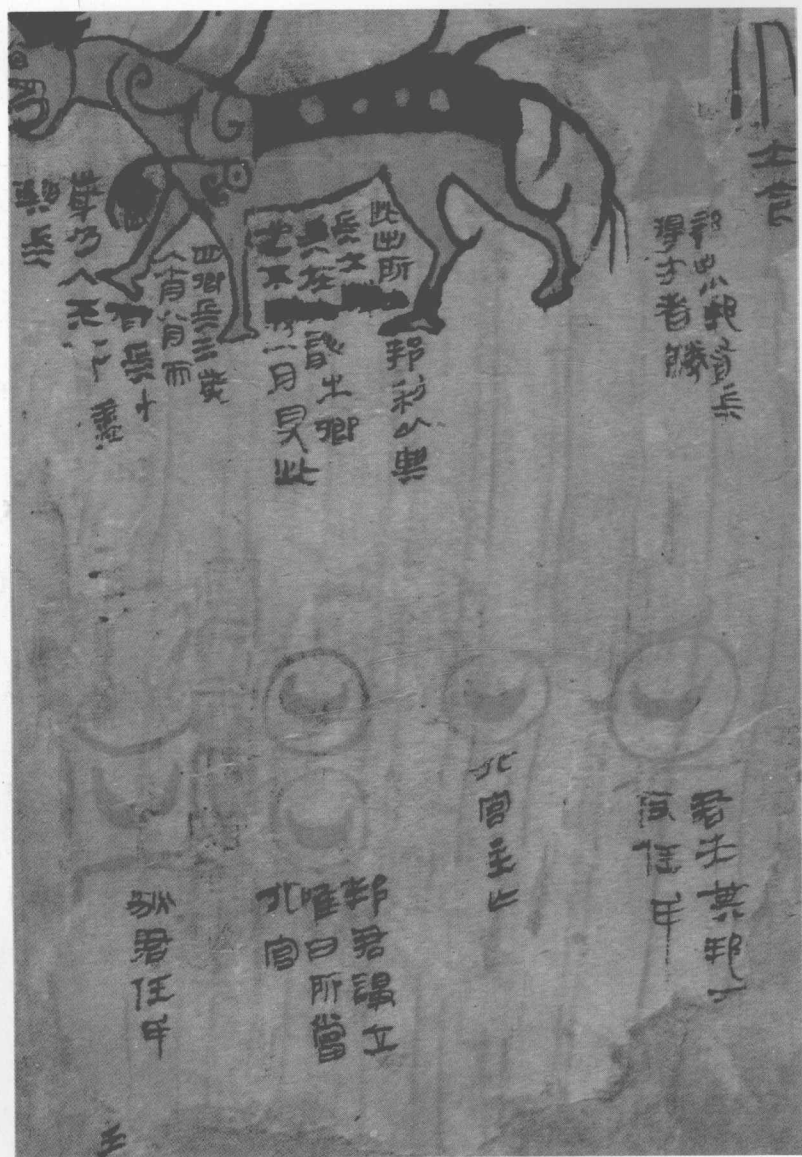
定价: 压膜 16.80元 精装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摄于美国 Bellevue 的 Hunts Po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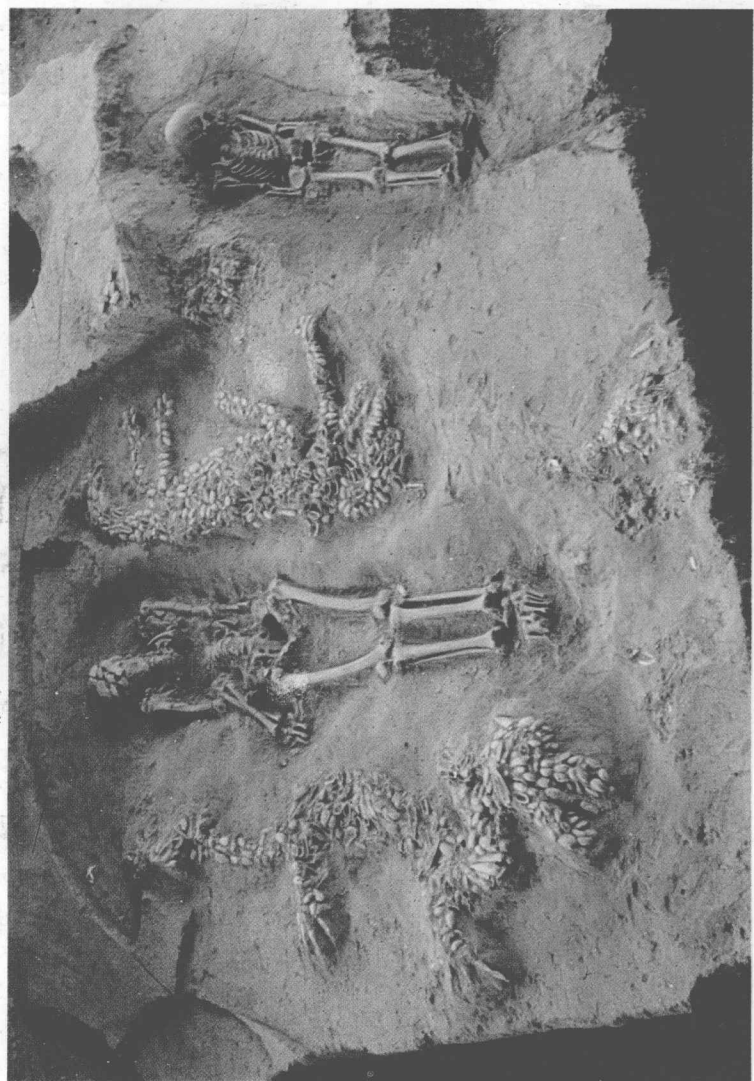
李零，1948年生，山西武乡县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殷周铜器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考古学、古文字、古文献及先秦两汉思想和历史的研究，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获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成果奖）、《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学的再认识》、《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和《吴孙子发微》等，并译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主编《中国兵书名著今译》、《中国方术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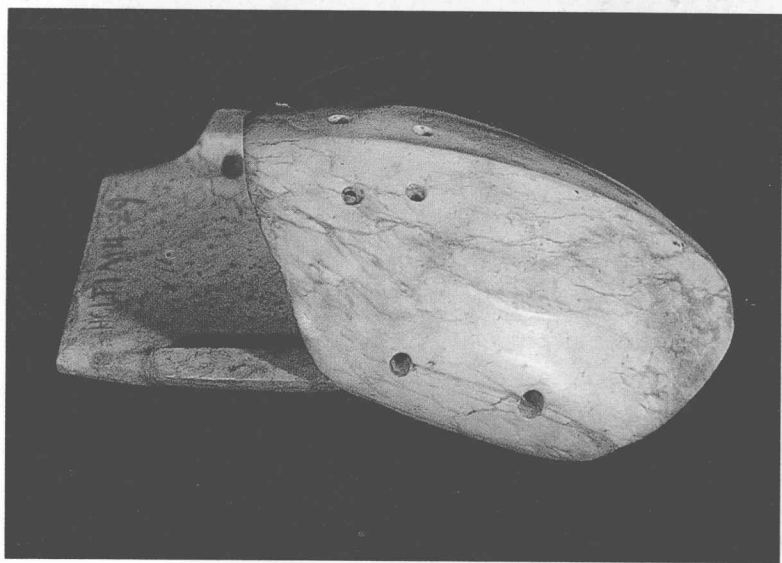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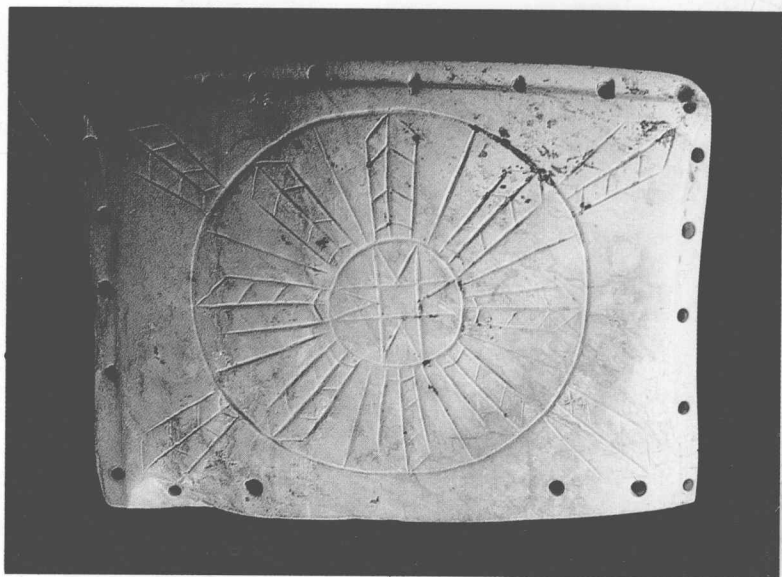
图版一 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的彗星图（《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 1992 年，15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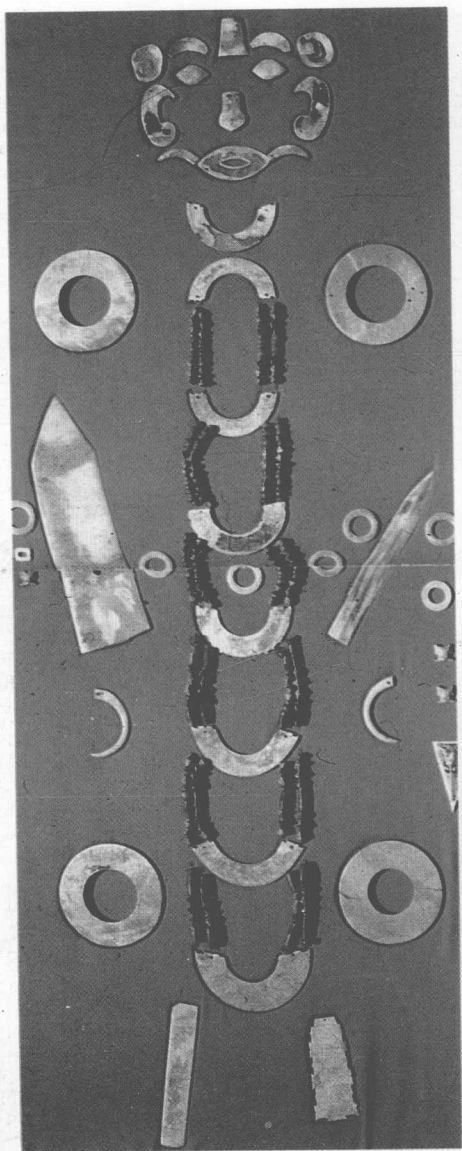
图版二 避兵图 (陈松长提供)



图版三 龙虎图（刘志雄提供）



图版四 凌家滩玉片和玉龟（《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2 年，图版五九、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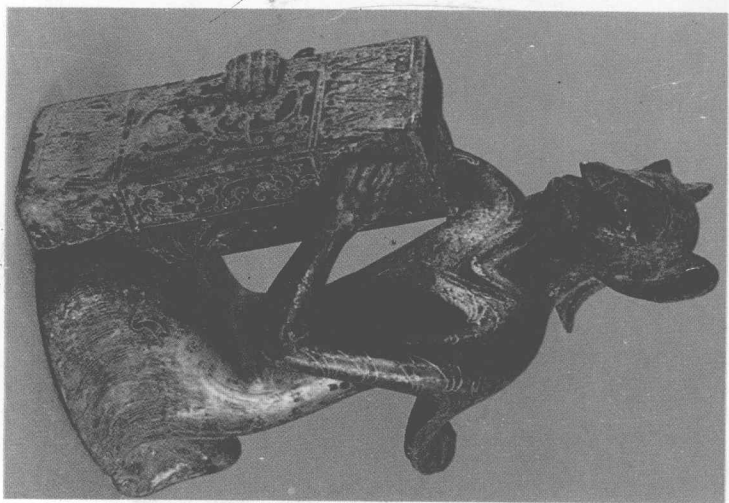
图版五 人形玉佩饰（《中国玉器全集》2卷·西周，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3 年，图版二九六）



1

图版六 羽人：1 唐代玉羽人（《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 1992 年，图版 66）；2 汉代盩厔金羽人铜柙（刘志雄提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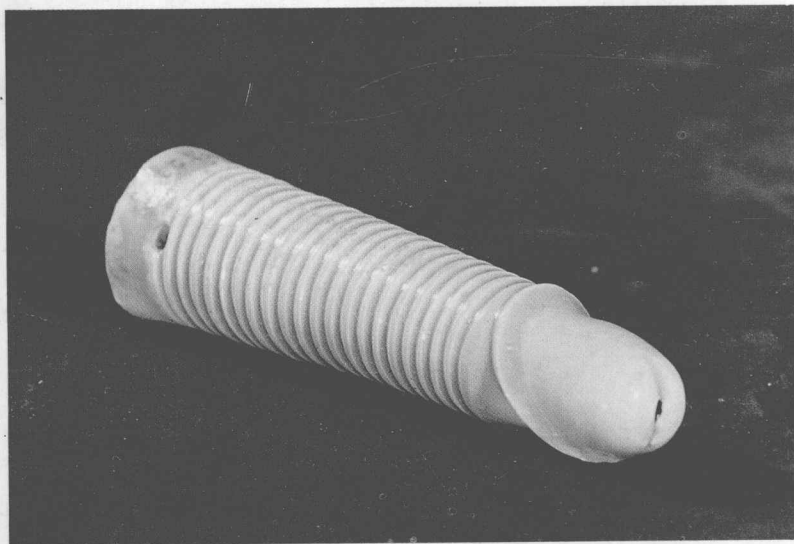




1



2



3

图版七 触器：1 汉代铜触器（张建林提供）；2 汉代铜触器（张建林提供）；3 宋代瓷触器（张建林提供）

自序

大年三十，总算脱稿，是个良辰吉日，剩下的事情是给这本书起个名字。

本书的内容是从考古发现探讨古代知识体系的一个侧面，即数学方技。但起个什么名字呢？想不好。同责编（指原计划在上海出版的责编）商量，他有忠告：书名不宜见“考古”，“数学方技”也别提。我不敢同“读者市场”作对，但“挂羊头卖狗肉”也不是事儿，总得找个折衷的办法。

现在，这本书好歹有了个名字，叫“中国方术考”。名字模糊了点，但意思不算太离谱。据《后汉书·方术列传》，“方术”正是“数学方技”的别名，当个缩写词，也还准确。读者呢，好象也听得懂。不过我担心读者的理解可能走板，以为本书是讲呼风唤雨、兴云作雾一类法术，或者还想从中学点求签问卦、测命看相的本事。所以我得预先说明：“方术”的概念可比这要广。它不仅包括古代的各种占卜和神秘法术，还包括许多实用技术和科学思想，是个复杂的体系。本书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这类知识，我们关

心的只是古人怎样思考宇宙、生命这些大问题，没有想过替你我他解决什么头疼脑热的事情。

语云：“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曰马肿背。”口里人头一遭见骆驼，无以名之，呼为“马肿背”，实在不辞。可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初入异域的感受大抵如此。见的少，只有肤浅的比较，免不了“马肿背”；见多了，有了正面解释，才能“骆驼即骆驼”，翻译等于不翻译。我们对古代所知可怜，问题是同样的。近代换用的术语，便则便矣，然而很多正是属于“马肿背”。西谚有云“翻译即背叛”，古与今，中与外，要想超越比较和翻译，达到“人心同理”的沟通，很难。

本书内容对读者已相当陌生，只能解释不能翻译，包括书名也是如此，但书名又没法安在书后，搁在前面只是个符号。读者欲知其详，只能阅读本书，对不起了。



这本书的完成，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1977年以前，我是个“杂食动物”，什么书都读，尤其是对历史，特别是思想史感兴趣。但后来从事古文字研究、考古学研究、古文献研究，路越走越窄，总有一种逼得越近反而离得越远的感觉。记得1979年我报考殷周铜器专业的研究生之前，李学勤先生曾对我说，你若想研究思想史，我可以介绍一位先生给你，古文字太难，不下于六七门外语，进了这个门再进那个门就难了。还有一次，我记得是在考古所现在已经拆掉的那排南屋，林澐先生讲他的经验，说他最初研究古文字也是志在历史，但一研究开来才知道，是永远回不来了。他们的话，现在我懂：学问大了，胆

子就小了；要把学问做好，不能不收其放心。可我觉得，从林到树，从树到叶，学问一直做到叶脉上，可以叫“钻之弥深”，但如果林也没有了，树也没有了，叶也没有了，学问大到什么也说不清了，恐怕也是个悲剧。

我知道，在人生道路上，不改初衷太难，能曲里拐弯转回来就不错了。况且人还受生理年龄限制，总不可能四、五十岁再到体坛一展身手。所以我想，“借尸还魂”也许是个好办法；本书对材料的处理是尽量利用我的专业知识，而主题却属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是个当年没做完的梦。

三

本书的写作是始于1989年秋。8月份，我去了西雅图，说不清是看老婆还是访美国，或者其实只是个“位移”。到了没几天，忽有一客来访，名叫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初次见面，吃冰激凌论英雄，第一次听说美国的古代中国研究界有哪些好汉。后来呢，我们搬到Bellevue(就在西雅图旁边)去了，住在大湖边，风景倒是真美，可心里空空荡荡。没事干，就随便写点什么。11月，罗泰来信，邀我去加州作数日游，顺便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作演讲。讲什么呢？只能讲顺手写的这点东西。回来以后填油加醋，到第二年4月，居然弄成两大篇文章，也就是本书第二、七两章的前身。

呆在美国，我才进一步体会到这几年的滚滚大潮，什么叫“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周围是一大堆“中国没法活”，从中国劝到美国。姐姐从明尼苏达打电话，哭了，说我中毒太深而且顽固。我早就知道和群众作对没有好下场，所以一再解释：我是“没有

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因为没出息，才想回家。中国人多，甬说同美国黑人搞竞赛，争当第一少数民族，我不反对；就是在美国里面建个新中国，咱也赞成。只要美国人“宰相肚里能撑船”。惭愧的很，我在美国一天也没有想和“贫下中农”好好结合，更没有“扎根”的思想准备，所以1990年9月18日，“在那个悲惨的时候”，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老窝，空无一人的土城书斋，累累若丧家之犬。

回国后，江山依旧，我呢，也还是一样的教书、写作。虽然我在这里享受着社会主义优越性：钱少时间多，但不知怎么弄的，老是没有功夫。先是在学校教了一学期的兵法课，后是处理一些小文章，再就是会朋友。中国的朋友阔别已久，一人一面，就是不少天。外国的朋友也怪，比美国见的还多。前我一天，罗泰就来了北京。见面头一句话就是“幸亏你回来了”。后来马克梦(Keith McMahon)也来了。我在美国请他来西雅图，他请我去堪萨斯，没成。这儿呢，自行车一蹬，就见了，比在美国方便多了(在美国，谁都是大忙人，不坐飞机见不着面)。二位都为我译文章。1991年夏，他们挥汗如雨地译，我也得挥汗如雨地改。加上吃饭、砍山、逛书店、访古迹，时间如流水。把他们送走，我才能接着写。本书的集中写作，主要是从1991年9月到今年2月。

四

记得刚从国外回来，人见人问：“你怎么回来了？”(好像我诈尸了一样)，真让人堵得慌。现在写完这本书，和朋友说句心里话吧：咱就呆在这个落后的中国，研究它那遥远的过去，有什么不好？

最后,我应向在美国期间支持我写作的 Luce 基金会和提供意见资料的以下各位表示感谢:

(1)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先生;

(2)美国加州大学 Riverside 分校的罗泰先生;

(3)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马克梦先生;

(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李学勤先生和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卢连成、赵超先生;

(5)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叶祥奎先生;

(6)北京大学的裘锡圭先生;

(7)国家文物局的刘志雄先生

(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陈平先生;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张建林、曹玮、焦南峰先生;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的张天恩先生;

(11)阜阳市博物馆的韩自强先生;

(12)湖南省博物馆的陈松长先生;

(13)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马继兴先生;

(14)中华书局的张力伟先生。

另外,还应提到的是,我的老朋友张木生、邹伏婴、李小群为本书图版、插图的复制也花费了不少时间。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顺利与读者见面的。

1992年2月10日写于北京蓟门里